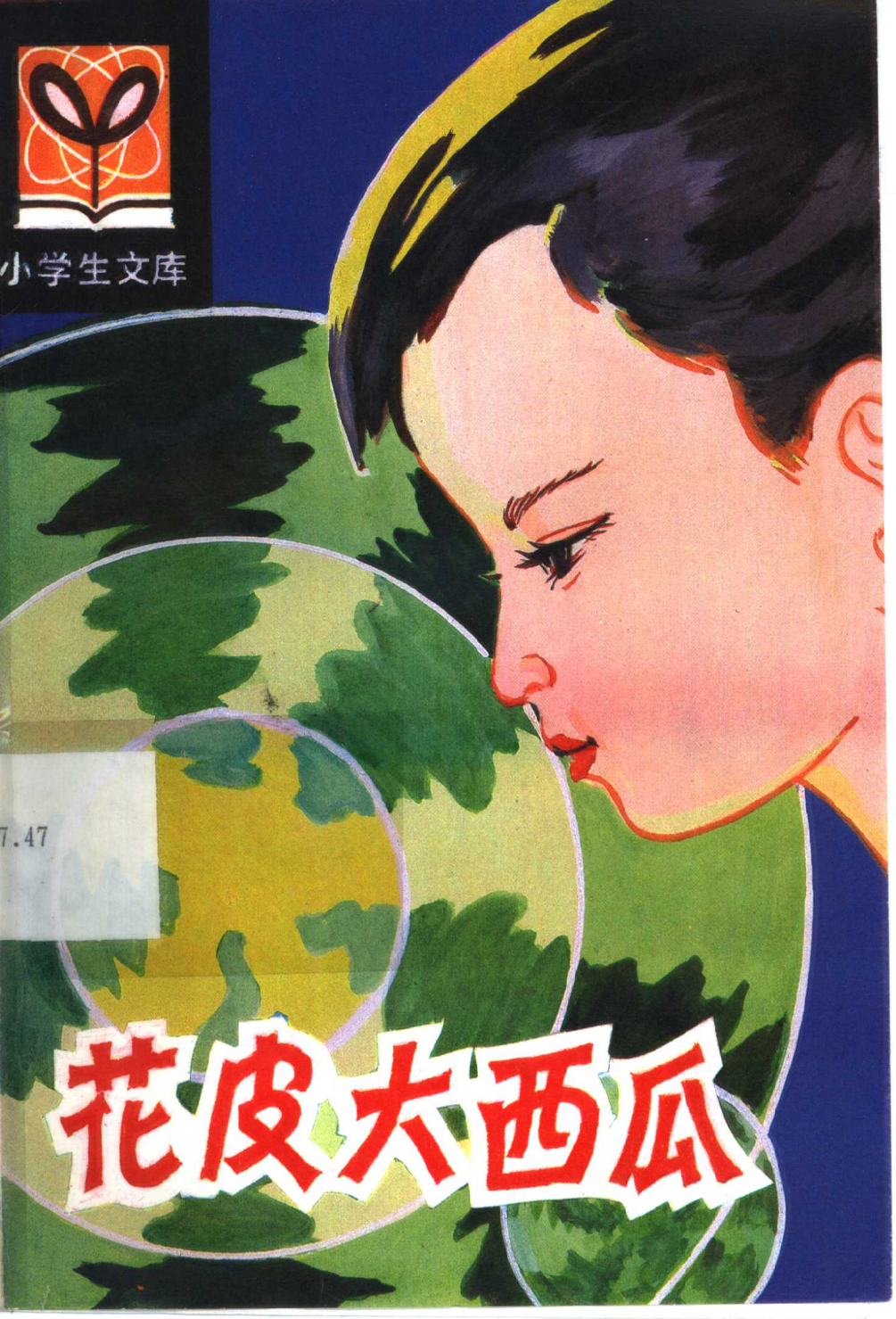
小学生文库

7.47



花皮大西瓜

花皮大西瓜

浩　然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81年·长春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我国著名作家浩然同志，为《小学生文库》编的一本儿童小说集。书中有作家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的新作《花皮大西瓜》等，也有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写的，在一九八〇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奖的《大肚子蝈蝈》，等等。这些作品反映了我国城乡儿童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，对孩子们纯洁美丽的心灵，也都做了细致的刻划。作品情节生动有趣，语言通俗流利，适合小学中高年级学生阅读。

花皮大西瓜

浩 然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　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　5⅛印张　70,000字

1981年7月第1版　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,910册

统一书号：R10091·813　定价：0.35元

致小读者

《小学生文库》是专门为小学三、四年级学生提供知识的宝库，内容丰富，品种多样，装帧新颖。它能帮助你从小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品德，树立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，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献身的远大志向。它将向你揭示太空的神奇，海底的奥秘，鸟兽鱼虫的生活，金银铜铁的性能。它能带领你环球旅行，了解世界，讲今论古，走向社会。它能告诉你什么好，什么坏，什么错，什么对……

《小学生文库》一共要编三百多种。就分类来说吧，有自然科学、社会常识、思想品德教育、历史地理、文学艺术、课外活动辅导材料，等等。

《小学生文库》是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。

《小学生文库》编委会

《小学生文库》顾问

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
叶君健、严文井、李　新、
陈　放、陈伯吹、茅以升、
高士其、黄庆云、谢冰心、
董纯才、蒋锡金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　次

花皮大西瓜……1
蓝蓝的天空……27
两个“电影迷”……42
七月的雨……50
弟弟变成了小白兔……57

大肚子蝈蝈……66
堆了一群大雪人……82
红果蜜……89
树上鸟儿叫……98
两个小全……114
爱美的小姑娘……124
小河流水……146

花皮大西瓜

一

金柱的姥姥，是战争年代保护八路军伤病员的模范人物。社员们都夸金柱聪明、能干，又热心肠，很象他姥姥。金柱特别喜欢从上边下来的工作人员，遇上一个好一个；他跟谁一好呀，就能够好得粘在一块儿。

这一程子，金柱跟县委下乡工作组的老张粘在一块儿了。因为老张住在金柱他们家的西屋里，还跟金柱睡在一条炕上。老张的胃口有毛病，没到小学校去搭伙，就在金柱他们家里做着吃。一来二去的，金柱就跟老张好起来了。

老张老早就是县委农村工作部的部长。文化革命那会儿挨了“揪”，因为他的态度最好，结合得最早，还提升到市里，最近才转回县里来。老张比

金柱他们队的支部书记年纪大，可是比支部书记显着年轻，显着胖。老张穿的衣服特别朴素，汗衫上打补丁；象金柱他们队的支部书记一样，连分头都不留，总是求社员用一把旧式的刀子给他剃头。老张的兜子里装着许多印着红字标题的文件，开会的时候念给大家听。平时，老张爱看一本挺厚的书，他说是小说，金柱却一句话也看不懂。金柱让老张给讲上边的故事，他说小孩子听那故事不好。有一个晚上，老张一边喝酒，一边给金柱讲了一段他自己的故事：

“刚刚解放那会儿，我就在你们这一带工作。那时候的农村，到处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创伤疤拉：老百姓的房子给大火烧了，庄稼地让大水淹了，不要说树叶子，连树皮都快剥光了。眼看着，男女老少就要冻饿而死呀！我就在这时来的。我一天喝两顿红高粱壳的粥，发动群众搞生产自救，饿得我蹲下都站不起身子来……苦干了一冬一春，你说咋着，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子都啃上了白面馒头！……”

金柱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地听着，脑海里转起去年的一件事儿。那时候，他正念小学四年级。有

一回，老师教语文课的时候，给同学们讲了一篇自编的乡土教材，说的就是一九五〇年骤河两岸生产救灾的事儿；题目叫《人定胜天》。同学们都被那上边说的轰轰烈烈的斗争情景感动了。闹半天，那是老张的功劳呀！

从这以后，金柱对老张更好了，把自己留着的东西都拿出来给老张吃：去年姥姥给他送来的大红枣儿，给老张煮着吃了；去年姥姥给他捎来的花生果，给老张炒着吃了。老张越是拦着挡着不让做，金柱越给他做着吃；金柱越这样，老张越拦着挡着。有一次，老张生气地说："你再这样做，我就要搬走了！"

老张终于没有从金柱家搬走，因为金柱已经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给老张吃了。金柱心里挺别扭。他想起姥姥的模范事迹，越发觉得难过。当年，姥姥为了凑钱买药，给伤病员治疗，把全部口粮都折卖了，一家人吃了一春天谷糠。就是那次去买药，姥姥闯过好几道敌人的封锁线，大腿上挨了敌人一枪，爬回家来的。看人家多英雄！上边的工作人员，全是下乡来帮社员搞生产建设的，不把人家照顾得好好的对吗？忽然间，金柱想起了花皮大西瓜。

他们这个队生产的花皮大西瓜，在北京、天津都是挺有名气的。它沙瓤、个大、籽少、皮薄、一兜蜜、可口甜。每年八月里一开园，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得吃个新鲜。金柱跟看瓜园的汪大伯也是粘在一块儿的人，他早就把今年瓜长得多、口头好的消息告诉金柱了。金柱心里打主意：等到花皮大西瓜一开园，就买个大个儿的搬回家，让老张美美地吃一顿！从打这天起，妈妈再给他零用钱，他就不舍得花了。他把老张扔下的一个盛药丸的纸盒子找来，拿纸封住，在上端剪个小口儿，把一个一个的小钢崩子塞进里边存起来。这个秘密呀，他连老张都没有告诉哪！

二

一天又一天，金柱的西瓜钱快攒够了，瓜地也要开园了。

有一个晌午，工作组的老张召集一个社员大会。他在会上讲的话，恰恰是有关花皮大西瓜的事儿。

“……社员同志们，为了增产咱们的特产花皮

大西瓜，大家伙儿确实没少花心血。从去年秋天耕地、平整、挖渠、布粪，到今年春天播种、锄耪，真是每一个瓜都是你们汗珠子摔八瓣儿换来的。如今瓜熟了，大家先品尝品尝，是理所当然的；谁家三伏天走走亲戚，带上两个花皮大西瓜，比送什么礼物都稀罕……可是，今年个有点儿特殊，骤河下梢的几个县闹了大水灾，村子、土地都在水里泡着，几十万人都蹲在河堤上避难！所以县委号召咱们，自己先不吃第一口，把头一批熟瓜全部上交给国家，送到灾区去，让战斗在救灾第一线的军民尝个新鲜。我相信大家，不论从下级服从上级的角度来说，还是从阶级友爱的角度来说，都会响应县委的号召，对不对呀？”

男女老少社员们全都鼓起巴掌，当场就按着县委的要求，一块儿做了个决议：谁也不许擅自动用一个花皮大西瓜；等把支援灾区的任务完成以后，大伙儿再分着吃。

金柱还有什么说的，当然得拥护啦！

说来真叫巧，就在开完群众会的第二天早上，金柱的爸爸和妈妈，遇上了一件跟这项决议有关系的为难事：姥姥身子骨不合适，想花皮大西瓜吃，捎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来口信，让金柱赶快给她送一个去。

队里生产花皮大西瓜，花皮大西瓜正好熟了；一个八十岁的高龄老人，又正在害病，想吃个花皮大西瓜，还不该给送去吗？

爸爸说："特殊情况就得特殊对待。我去跟汪大哥讲清楚理由，保证他能卖给我一个。"

妈妈说："最好找工作组的同志要求一下，让他们给批个条子，这样办才妥善。"

金柱特别爱他的姥姥，也特别尊敬他的姥姥，他也为那一个难到手的花皮大西瓜感到挺为难，听爸爸和妈妈商量的办法挺好，就高兴地说："找条子好办，我去找老张同志！"他说着，急忙提着书包追出大门口。

老张换上了旧的胶底鞋，卷起了裤脚，一手抓着大沿的草帽，一手举着冒烟的烟卷儿，象是要下地检查生产的样子。他听见身后边的脚步声，就停住了。

金柱跑到他跟前，说："老张同志，我姥姥病了，想吃个花皮大西瓜……"

老张截断他的话说："我在屋里听见你们说了。这没办法呀！"

"你给批个条子……"

“这样做合适吗？”

“我姥姥病了。她过去是个有名儿的支前模范……”

“唉，你们队好几百户，谁家没有几门子亲戚朋友，谁家不能找出几条吃瓜的理由；这家买走一个，那家买走一个，瓜园就光了，还咋支援灾区？”

金柱觉得老张这些话很有道理，就是心里边有些难受，觉得没有送个花皮大西瓜去，太对不起姥姥。

老张继续开导他说：“你是个懂事儿的孩子，应当想想，我在你家住着，我们关系不错；我给你们批了条子，没有私也有弊呀！再说，你爸爸妈妈都是生产队的积极分子，怎么能带头干这号违犯决定的事儿呢？你还想不通？”

金柱连忙解释说：“我不是想不通，是觉得没法儿给我姥姥回话儿……”

“唉，这有啥为难的！你刚才说了，你姥姥是老支前模范，既然这样她就应该有高度的觉悟；只要你们把骤河下游几十万灾民的痛苦情形，还有你们队的社员怎样发扬风格做了决议等等，给她讲清楚，我相信她，决不一口咬定非吃一个花皮大西瓜

不可！”

金柱被老张说得“噗嗤”一声笑了，他想，姥姥心肠特别热，思想特别好，只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，不吃一口花皮大西瓜，也会高兴的！

晌午一放学，金柱没敢停留，急忙回到家，把老张对他说的那些道理，还有他自己想的一些道理，通通地告诉了爸爸和妈妈。

爸爸听了，点点头，接受了老张的意见。可是他说：“我正带着社员突击压绿肥，实在抽不开身，让你妈妈去跟你姥姥说吧。”

妈妈说：“这样做，我赞成。就是我们妇女科技小组正给棉花打杈，我哪能离开呀？就让金柱跑一趟腿，跟姥姥先说一声，过两天我再去。”

金柱连忙说：“我们少先队刚刚规定个任务，要给饲养场搞三个晌午割青草的义务劳动；我是小组的副组长，决不能头一天就请假。”

爸爸说：“不见瓜，再不见人，太不象话了！”

妈妈说：“姥姥也许以为你送瓜的半路上出了事儿，准不放心。”

金柱的两只眼睛一转悠，大声说：“有办法了。我到队部给我舅舅打个电话，先让我舅舅跟姥姥讲

一声，等以后，咱们谁有时间谁再去。”他这样说完，转身就往外跑。

三

正是太阳正午的时候，干了半天活的社员们陆陆续续地从地里收工回来吃饭了。他们提着或是扛着工具，一个个满脸通红，挂着汗水，可是仍然一边走着，一边又说又笑的。

工作组的老张，胳肢窝夹着一卷子报纸，手里捏着一个蓝塑料皮的笔记本子，一个人从队部那边走过来。他跟走碰头的社员微笑地打招呼，脚步没停，好象有什么急事儿。

金柱跑上去喊：“老张同志，我爸爸他们等你吃饭哪！”

老张笑眯眯地说：“我去找支书商量一件事儿，等一下就回去。”

“你只管忙工作吧。我把饭菜给你留起来。”

“谢谢小朋友”。

金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句客气话，只是咧开豁牙子的小嘴巴，憨厚地笑了。他望着老张走过去的

背影，心里想："老张同志的工作真忙，身体又有好多毛病，我得把饭菜给他用锅热热，再让他吃。"

队部的大门口外边，站着几个女社员。她们的脸色有点不太正常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什么事儿：

"这小子真不象话，给我们大伙儿丢脸！"

"是应当好好地教训教训他！"

"教训应当。就是这样做，太过火了吧？"

"人家是大干部，办啥事儿还用你操心哪？"

金柱没有听明白她们说的是什么事情，见几个女社员说着话儿走了，也顾不上追过去打听一下。他得赶紧打电话，好转回家，等着给工作组的老张同志烧火热饭。

大队部的院子里是静悄悄的。只有被丢下的一节香烟头儿，在台阶下边自己冒着烟。

金柱一直奔向安着电话机的办公室。他抬头一看，门拉吊上挂着一把将军不下马的大铁锁。他估计是会计回家吃饭锁上的门，他得找会计去要钥匙。

金柱这样想着，转身往外走，刚迈出两步，又听见背后有声音，就停住身，扭过头来观看。

声音是从屋子里边传出来的。有一个人，正在用手指头敲打窗户格子："金柱，金柱，快给我舀口水喝……"

金柱一听，是宋宝的声音，心里好奇怪。

宋宝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。他性子粗鲁、调皮、淘气，在全大队是有名儿的。为这个，支书没少批评他。他的毛病就是总也改不彻底。

"宋宝，你又在淘气哪？"

"不是……"

"你在办公室里干什么？再不出来，我给你告诉支书去。"

"唉，工作组的老张同志，把我锁在屋里的……"

"甭瞎扯，人家才不会跟你闹着玩哪！"

"真的。锄地打中歇，我钻到瓜园里摸了个西瓜；还没容我吃到嘴里，就让老张同志给抓住了。谁想到他正坐在瓜园里呆着呀！"

金柱一听，心里边就起了火："你咋那么馋呀？干这种事儿，不要脸！你不知道那西瓜是干啥用的？你不知道社员会上有决议吗？眼下的受灾地区又缺粮又缺水，一个西瓜顶多大用处，你懂不懂？"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